



五月

冯嘉美

冯嘉美(19岁)
武汉晴川学院学生

搬家前,睡过十几年的床即将拆除,我从那厚实的床垫上翻出一沓信纸。细看来是小学写过的拙文,文笔粗糙,剧情生硬,像一个站在田野里的干瘪稻草人。

我本想将它同其他积灰的物品一起扔出,但在扔出前它传来一声咳嗽。

不大不小,仅有我能听到。我想:它是什么时候有的生命力?在埋许久依旧活跃。应是那次语文课。

我单薄的练习本第一次出现在老师手中,她字句清晰地朗读出我天马行空的想象。周遭都在笑,其中却无贬义。

你做得很好。老师说,身后的黑板上写着作文要求,将不同的故事融成一个故事。全班唯独我做到。

我铅笔下写贾宝玉一心想要求回林黛玉的性命,他去五指山下求灵猴施恩,求它铁石心肠可落一滴泪,换他们一双人再重逢。但那灵猴是泼猴,骗了他,让他替自己压在山之下。

最后,猴子假活成人,在梁山落草,而贾宝玉还在九九八十一难里幻想黛玉归。

我依稀记得那段时间不少同学要我写后续,他们当了真,有得还举一反三起来。

人言来往,吵闹不绝,我在某一瞬间感觉笔下的人果真如写的那般活起来。后来我寻找其中原因,回想起那时每个单纯眼神里都映射出一处鲜为人知的神迹。

他们是读者,读者的相信即是对故事的信仰,信仰则滋养出笔下人物的灵魂。

从此,我也开始相信,我拥有创造平行宇宙、赋予魂魄的能力。

儿时的梦总爱做得很大,反正我无畏也无力。

我去挖出黄粱之下藏着的梦,梦里他心慌惶,梦外我不亦乐乎。看笔下的人好争好抢输掉一生,本不值得同情却要为其赔上几滴眼泪。或塑造一位鲜衣怒马,贪恋红尘的少年郎,跟着他高楼起,宴宾客,只在极其寻常的某天丢去心脏,此后永世都沉陷于微雨里哀叹,等门前青苔有马车碾过。

再者,就来一位在古镇小河旁卖花的少女,一生都在委屈与自卑中挣扎,被辜负了又辜负,最后不甘心地闭眼了却余生。

无论是哪种,笔下的世界有无数可能,总是种种玄机不可问。

砰砰砰。那时,文学的心跳声强而有力。

因为中考失利,高中的三年除去语文考试,没有再为自己写过什么情。直至大学,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去挥霍。拿到第一份签约合同时,我穿着睡衣,迎着走廊的长风同妈妈讲那分激动。

泪眼朦胧间我觉得我创造的世界即将诞生,完善,最后金碧辉煌。

可是没有,像石子入水竟无声,黑夜吞鸦影竟无踪。我反思过,是我越来越小心翼翼,越来越迎合。

我曾经是无畏,也是无为。不为什么去书写,只为书写而书写。

但那时我是为利益去书写,每天沦陷在信息洪流里,成为道听途说的莽夫。流量即是我所争夺的一切,所以我甘愿牺牲笔下的他们,消耗他们身上生气,哪怕不符常态,不应人情。

我的世界最终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,它像是才修建好就被洪水卷入海底的建筑,比烟消云散还痛苦些。

欢愉是文学给的,后者痛苦是我给的。咳咳。那沓信纸又咳了起来。

我再重读一遍自己写过的人事,不禁哭起来,他们稚气莽撞,行为也来得莫名其妙,挑不出好可也厌不起来。

我问同在写手圈的前辈,这写得好吗?她说,普通俗,但我记得住。

末了,她补充一句,你为什么要写?我说,那时想着,写下来便会开心。

猛然,先因为国度坍塌而灰心重重的我,好像浮出水面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那本是最真挚的初心。

仅是为了书写,为了靠近文学而书写。是三月的雨,让落肩头的樱花挣扎出最后的绽放,至此留在过路者的心中。

我将信纸重新收好,面对空白的文档。眼前,有个舞台拉开序幕,欲望蔓延,渴求生长,形形色色的人七嘴八舌,我要他溃败,我要她涅槃,怎么样都好,全是为了我的初心。

那个藏在床垫底下做了十几年的梦。砰砰砰。它不再咳嗽,心脏有力跳动,不会停。

黄昏里还有白兰花的暗香,就不算天黑

沈诗琦(20岁)
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学生

阳台上的白兰花绽得热烈,厚重的香味在空气中流动,如涟漪层层荡漾。

这是我第一篇发在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上的文章,叫《日落白兰》。那是夏天的午后,接到发表的消息。我看了又看,品了又品,甚至于把文章重新从文件夹里翻出来重读一遍。当时一颗心跳得躁动不安,脸颊滚烫,似乎全身的血液都像一口刚挖的井,正汩汩沸腾,久久无法平息。

或许,只有真正写作的人,经历过投稿以后漫长等待的人,经历过退稿的人,才能体会到在网上、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文章、看到自己的名字时,是何种心情。我觉得兴奋,同时也长舒一口气。似乎这是一种勋章,一种证明,告诉我写作这条路还是值得为之继续付出努力。

我忍不住翻出当时的日记,看到自己充满不可思议的句子:我发表了,竟然是在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上发表了?!我在句末打上一个问号,紧接着又忍不住画上一个感叹号,将这页日记小心折了起来。

编辑说:我记得你的文章,写得很好呢。我捧着手机,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笑得有多灿烂。不管同学、朋友如何告诉我,我的文章写得不错,我依旧期待着能被真正也写过文字,拿过笔的人肯定一次。他们看得见白报纸底下流淌的汗水,听得见深夜里键盘敲击的呢喃。

我听过无数次类似的问题:为什么要写呢?快餐文化的时代,谁又来关心你呢?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会关心吧,编辑会关心吧,和我一起写作的人会关心吧,总有人会关心吧。所以这份报纸仍然诞生在所谓的纸媒的寒冬,所以它和我们一起守护着这一点点的情怀,守护着每一个发着微光的梦想。我说,这里有一片星河。

从那以后,每一篇作品我都会优先发送给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,渐渐也有很多文章刊发。虽然没有了第一次的脸红心跳,但是我知道,只要黄昏里还有白兰花的暗香,就不算天黑。

王洁(31岁 文学博士)
宁波财经学院创意写作教师

想起很多年前的少年时代。那时我刚小学毕业,进入了一家私立中学读初一。在当时那个学生为数不多的班级上,我依然是一个不爱说话、又非常内向的男生。那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姜老师,一个慈祥善良的老太太。

姜老师教我的课程,那是完全忘记了。只是依稀记得她教过的一堂课,是鲁迅的《风筝》。这篇课文讲完后,姜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,就是谈谈自己童年时代与玩具的趣事。我写了一篇讲述我们小时候玩玻璃弹子的故事。作文交上去之后,姜老师叫我去办公室一趟,拿出一叠废纸交给我,让我认真把作文誊写一遍。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,便照办了,后来她又把稿件返回来,上面已经用红笔勾勾画画做了许多修改了,并嘱咐我照着修改过的文章再誊写一遍。

我也照办了。我是全班唯一一个把自己作业誊写了两遍的孩子,并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意思。姜老师说,她把我的作文寄到当地的报社去了,我兴高采烈地回家把这一殊荣给我爸妈说一遍。那时我不敢



漫画 程臻

梦醒花犹存

想象自己的作文被印在报纸上会是什么样子。直到不久后的一堂语文自习课上,姜老师走到我的身边,将一卷报纸轻轻地放在我的面前,上面赫然印着我作文的标题和我的名字。

我感到无比兴奋,这件事让我满足了小小的虚荣心,甚至连平常并不怎么在意的班主任也在班会课上赞扬了我,似乎能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件不可想象的壮举。看啊,我写的作文,不再是老师批改了,而是印在报纸上,全市的人都可以读到了。这对于我来说,似乎打开了一扇不可预知的窗户,窗外的奇妙风景模糊不清但充满了希望。

那份报纸一直被我珍藏在书桌的抽屉里,用一张塑料文件袋装着,现在都已经泛黄了。直到今天我还是感谢姜老师为我做的那些事情,她让我从小产生了一种错觉,认为自己真正拥有写作的天赋。

有时候我在想,也许当时作文写得好的孩子,在我们那个班级里还会有其他人。而我也只是一个成绩平庸、性格内敛

的孩子,她为什么会选中我,而没有去选择那些成绩拔尖的孩子呢?在她批改完作业,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的我们,看着我们刚刚走出美妙无忧的童年,又不曾经历未来艰苦中学的那些小脸,在那个阳光充盈的悠远午后,她想到了什么,才会作出这样的一个决定?在后来的漫长的岁月里,我都没有再见过姜老师了,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全名。但是当年她做的事让一种东西延续至今,那就是关于写作天赋的错觉。

这种错觉贯穿了我的整个中学阶段,那个时代也正是一大批少年作家风起云涌的时代,这样的氛围让人做着不自量力的作家梦。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曾在高考结束后约定,以10年为期成为一个作家。这样的约定也许会遭到现在人的嘲笑,但是我所庆幸的是,我们仍然有着可以为此付出心血的目标,仍然有着可以铭刻在心底10年的美好东西。

几周前的一个深夜,很久不曾联系的好朋友突然找我聊天。他告诉我,他现在在自主创业做了自媒体公司,也出版了

书,一直在靠写字谋生。他问我,我们的约定兑现了吗?

这些年,我拼命埋头写作,也出版了几本小说。早年的退稿信积了邮箱好几页。从一家期刊到另一家期刊,从一个编辑到另一个编辑。有时一些新任职的年轻编辑开始喊我老师,让我觉得惶恐不安。我时常在想,我真的成为作家了吗?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吗?

10年之约早已过去,我们也都不再年轻了。

好在我还没有衰老到那么荒凉的地步。我相信梦还在,哪怕梦醒了,花还在。令人惶恐的不是梦的破碎,因为一个人一旦真正有梦,没有什么能碾碎它。梦醒了,繁花依旧在,只是这个世界已不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世界了,这个春天已不再是我们所流连的那个春天了。

每当我意志消沉时,我都会回想起那个遥远午后,白发苍苍的姜老师走到我的身边,轻轻地我将一份报纸放在我面前的桌上,就像小心翼翼地播下一颗种子。

籍著作影响并且镌刻的。

回望初心,在再时光如白驹过隙,我想起了韩国著名的女作家孔枝泳曾以《像犀牛一样只身前行》为题,记录和述说了当代女性对自我、对社会的和解和坚守。当时,身处青春期的我看完了孔枝泳的所有作品,心里备受感动,并且以同样的题目记录了我的成长生涯。从那时开始,文学近乎10年的潺潺流水渐渐穿透了时光,拂晓了每一天崭新的黎明,并由此次驶了我文学自留地的一池春水。

现在想来,也许我的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串串抛光的、连贯的手串儿,它是一组组破碎的镜片,镜面上的镜片照射出放大、缩小,我,投射出或肥胖或瘦弱、或苍老或稚嫩的心灵。

所以,回望我并不一以贯之的文学初心,我一贯之地决定以一只犀牛的犀牛自称。作为第二大陆生动物,犀牛的皮肤虽然很坚硬,但褶皱里的皮肤十分娇嫩,经常有寄生虫在其中,为了赶走这些虫子,犀牛们要在泥水中打滚抹泥。

而犀牛这层坚硬的皮肤就是我对文学意象世界的追求。从有到无,从多到少,从完满到不完满,是犀牛在泥地里打滚抹泥的目的,也是其对或美好新世界、或叛逆乌托邦的探索 and 追求。

编者的话

100期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如同100个怦怦跳动的心,讲述着近1000名作者的青春故事。由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这份文学新报,自2018年12月25日创刊以来,始终以“点燃青年创作激情,提高青年文学素养,坚定青年文化自信”为宗旨,与热爱文学、热爱创作的青年一同成长着。你知不知道吗?你现在看到的《五月》其实也有着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同样的初心。

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《五月》(vzhou@sinac.com)与《五月》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,那里,有100个青年的文学初心,在静候你的共振。



是它助力我成为中国作协最年轻的会员

潘幸泉(18岁)
石家庄二中高三(5)班

2019年1月,我有幸成为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的作者,两年多来在编辑老师的悉心指导下,发表了随笔、小说、诗歌共计1.6万字,这些作品助力我于2020年8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。在作者群里,我还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文友,大家常常谈起共同热爱着的文学。

文学是有生命的。它需要营养,我们会时常沉淀心灵;它需要睡眠,我们又以惊艳的行文让它赏心悦目;它需要出行,我们将自己的智慧塞满它的行囊,还教会它如何与世界相处。

文学的生命也在潜移默化地引领着我们的生命走向精彩。因为写作中的你,不得不去思考事物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,不去探究更加广阔的大千世界,它必然会

坚定你要为之执着一生的信仰。你在它身上,必然像父母对你一样寄托对未来的希冀和对精彩人生的追求。

有生命的文学让我们孤独。前些天几个作者在聊天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“孤独”一词。

文学必然是孤独的,或者说生命一定是孤独的,不过我个人更喜欢“孤勇”一词。尽管路上常常独自行走,尽管许多灵魂因为同病相怜才惺惺相惜,我也要走出恢宏的气势。仗剑走天涯,风雨出洞庭,生命的孤勇即便是十几岁少年也同样有资格评述。我想到贾平凹的散文集《自在独行》,其中有一句话叫作“孤独的人不能接受怜悯和同情”。

因为孤勇,会让我们静下心来获得自己,明白自己毕生的追求,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善良的人。正因如此,我们会更加热爱文学给予自己的慰藉,竭尽全力地对世界的认知传达给别人,感动他人,同时也丰盈自己。

我和世界蓝色的秘密

王彤乐(22岁)
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学生

我永远都记得那个下午。天蓝得像海,云像白鲸在游动,我小心翼翼地那份印有我名字的报纸揣在胸前,一路小跑回家去。那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作品,是一篇抒发对大海渴望之情的小作文。那时候的我还没有见过海,是一个长相普通、学习普通、性格内向且毫无存在感的小女孩。

还没到家,就能闻到从楼道里飘出的饭菜的香味。妈妈,你快看,我捧着那报纸给妈妈看,妈妈在厨房炸土豆,光与她的影子纠缠不清。她一只手在围裙上擦着,另一只手接过我递的报纸,反复确认我的名字就在上面后,眼里便闪出无限惊喜的星星。

那天的晚餐除了土豆与白粥,还多了一碟我最喜欢的糖醋小排,那是记忆里我为数不多地令妈妈不开心了,也是那个时候,我的梦中开始不断地出现大海,亮莹莹的海浪迎接风扑来,我和妈妈就住在大海边缘一座靠近太阳的草房子里,我写着那些触动了我的故事,妈妈也为此感到开心,贝壳风铃不时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我的少年时代就在这座三面环山、流水奔腾的小城里度过了。和这里的其他孩子一样,我没有见过大海,喜欢抬头看蓝色的天空,我们怀着各自不同的梦想慢慢长大。尽管繁重的课业压力常常让我顾不上看书写作,但这份蓝色天真的秘密一直都在我心底被小心呵护。当我完全令自己置身于一本书中的时候,当我虔诚地敲下每一个字的时候,那种难以言说的奇妙感觉,赋予着我无限的力量。

到了高三,升学的压力总是令我情绪低落。我记得那个春天的某个星期六刚刚下完一场雨,我因为数学题而苦闷异常,在妈妈喊我吃饭的时候很久都没有回应她,直到她轻轻敲我的门,拿来水果并问我:山上的花开得可漂亮了,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

漫山遍野粉色的花,可我却讲不出更多的话。拍张照吧。她说。我摇摇头。

多漂亮啊你看,春天一年就只有一次错过了怎么办嘛!妈妈执意要给我拍照,她把一簇粉嫩嫩的花往我耳前摆的时候,几滴残留的雨水划过她白皙的胳膊,夕阳隐隐约约地笼罩着人间,头顶的天还是蓝的,像那些毫无杂质的梦等待人们去完成。那样的时刻,脑海中便浮现出了人生的第一首诗。

后来我无数次在春光里写诗,看着蓝天,想象大海,将自己的秘密全都融入诗句中,并在一本一本的诗集中得到人生的答案。我非常喜欢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一句诗: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。写作除了为了让妈妈能感到开心点儿,赞美这残缺的世界,或许也可以算是我的文学初心吧。因为文学,我不断地认识着这个世界,不断地筑造着自己理想的乐园,无比幸福地守护并延续着这蓝色美好的秘密。

伤心的时候,我会想象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时候,是兔子,长长的耳朵,绒毛柔软,并且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。开心的时候,我更愿意在这喧闹的世界里走一走,去感知更多的幸福,比如女孩子捧花时内心小小的期待,比如小狗摇着尾巴跑来时铃铛发出的清脆声响,这么多可爱,多么值得为此而完成一首美丽的诗。

随着我的长大,妈妈也在慢慢变老,每一次收拾行李箱,每一次看着车窗外的她渐渐变小,每一次降温她发微信提醒我加衣,这样的时刻,这份蓝色的秘密就又一次在我的心底涌动。我想有一天,我会写关于大海的童话,会带妈妈去看海,会用文学抚慰好那些生活带给我的伤痛。

我很庆幸身为文学,我的生命里可以经历更多的春夏秋冬,风花雪月。我一次次被点亮,重新拥有力量,而这也是我和世界蓝色的秘密。我知道远方有大海,也知道妈妈和我一样渴望着远行去看海。世界有时候会不尽如人意,我们会有太多无法完成的遗憾。但一路走来,文学总能令我看到蓝天中那个弯弯亮亮的彩虹,这秘密那样纯粹,那样美好,像童年时养的兔子,低头晃动着柔软而洁白的长耳朵。

龙思韵(21岁,侗族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华南师范大学学生

我文学创作的萌芽,在我的小学时代渐渐萌发。那时候,班里将郁雨君、伍美珍、沈石溪等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争相传阅,一张张小说页近乎印上全班一大半同学的指纹。纸张被无数人翻得脆响,纸面上不小心被沾上的油渍、汗渍等生得离奇的液体,也渐渐地与纸张和光同尘。只有打开书的扉页,上面书本所有者歪歪斜斜的字迹,反倒随着时光历久弥新。

在书中主人公们千奇百怪的世界中,流淌着他们丰富多彩的意识流向。当时我自以为对这个世界一知半解。然而,一本本文学作品启迪了我的心灵。

原来这个大世界远比我想象的要更加丰富,这些主人公的故事像潘多拉的宝盒,一股脑地将人物内心的语言、全知生活的怪诞倾盆倒出。每个人的生命纹理想深圳